

脱离迷宫的线团

——自我授予的方式工作

文/李然

“我们没有寻求某种准确的角色定位，而只是选择在吸引我们的地方穿梭，我们依赖于转译（translation）或者网络（network）这类概念。网络，比系统这一概念更加有韧性，比结构这一概念更富历史性，比复杂性这一概念更富经验性，这一观点将是我们摆脱这些错综复杂之情形的阿里阿德涅线团（Ariadne's thread）¹。”²

——布鲁诺·拉图尔

1897年，自杀未遂的法国画家保罗·高更，回到塔希提岛的工作室里创作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散发着死而后生的救世情怀，并且带领我们在这个似真非真的时空之中延续。显然高更选择的是一个方向性的和地域性“时差”作为逃脱工具，以此来逃离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精神焦虑。

当代艺术中很多艺术家依然在延续使用地域性的“时差”工具来换取暂时的精神抵消，若保罗·高更当年的“出走”是处于历史境遇下无奈之策，那今天的艺术家则是彻底的工具化了这个下下策，使之成为地缘异化的自身，并且成为历史僵局下的战斗武器。今天这些工具成为易被世俗认知消费和易被资本消化的创作得以存留，在赏心悦目的美术馆中得以陈列。今天我们是否还能选择这个僵硬的躯壳？是否可以心安理得的服用这些带有地域标签且形状各异的过期药物？我想这个曾经带领我们脱离困境的“线团”已经满是死结。好在自我授予的工作方式在今天的当代艺术中依旧成为“阿里阿德涅线团（Ariadne's thread）”，也许这并不是我们自我定义的角色，但是它已然成为一个最为尖锐的木梭，一步步的解开我们为之困惑的死疙瘩。

通过一部分图片资料，我看到了艺术家李富春的“个展‘一线天’”，在自己租赁的地下室中，他选择了自我表演、自我观看。在没有观众的地下空间中，各处布满无名死者的遗骨，以及各类动物的骨骸。其中有近代的白骨也有原始挖掘来的骨头化石，黑暗的展厅中它们被精心的悬挂抑或堆积，红色的激光灯通过各个角度的镜面翻射，细密的在这个犹如墓穴的地下空间里编织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红色线网，而线网末端则通过镜面折射穿越天窗和空间顶端的井盖直奔午夜的天空。就在这个地下室的对面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出口集散地——义

¹ 阿里阿德涅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弥诺斯的女儿，曾给其情人一个线团帮助其逃离迷宫。后来，“阿里阿德涅线团”常用来表示脱离困境的办法。

² 参见布鲁诺·拉图尔；刘鹏，安涅思译；我们从未现代过；1991年出版；此处选用2010年9月中文翻译版本；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P4。

乌国际商贸城，白天，这里是拥挤人流和数不清的国际订单，李富春利用这个地理位置经营着自己的电子商务商铺，并且在 2010 年 8 月开始实施了名为“B2B2C”的艺术项目，利用企业对企业（Business To Business）之间的营销模式为项目构架。在出售商品时，李富春把自我对商品想象转换为绘画的方式，并将其绘制到包装商品的纸箱上进行商品的流通，顺利的将个人创作以自我授权的方式夹带在国际贸易当中，实现了无需艺术行业资本而成型的商业流通。而这些作品被艺术家戏谑的附加了“Made In China”的地域标签。例如：中国自制导弹，中国的死亡式摇滚纹身，中国的某艺术家的身份 ID 图等等。这些作品没有因为画廊的经销和市场的追捧而流通，也不因为某个机构展览的定制而完成，这样的实践仅仅成为艺术家自我授予的工作，并且以等价于商品的价位被购买者所观看、拥有和识别。而义乌就像是属于李富春那个的“塔希提岛”，一个没有任何当代艺术行业参与的地域，且错乱分布着所谓现代性的“时差”，这个杂和喧嚷的大型综合贸易集散市场所建构的城市中，艺术家李富春找到了另一个带领我们脱离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Ariadne's thread）”，以红色的激光带我们走出了满是无名死者遗骨的墓穴。

在李富春的早期作品中，明显的感受到那个危机下的焦灼感，作品《蚀事年代》中难以一饮而尽的液体骨灰；《魔鬼》中难以吞咽的骨灰芥末；而在另部分作品里十字架符号的十字螺丝或者各类骨骸搭建的小型装置，都显明了艺术家岌岌可危的创作探索，以及在焦灼的终极意识轨迹中寻觅的自我救赎。

李富春的这些精神性诉求，带领他在近两年的创作里逐渐清晰，无论“‘一线天’李富春个展”，还是“B2B2C”的艺术项目，艺术家的创作正在给我们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信号——我们需要更多的自我组织、自我反思，而这一切的根源是在这样的危机境遇中自我授予的方式去工作，去用实践来触摸那个带领我们出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Ariadne's thread）”。